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
第九回 魏雲卿金牌認叔姪 倪文煥稅監拜門生

詩曰： 逝水滔滔日夜流，堪嗟世事水中漚。
散而忽聚渾無定，絕處逢生亦有由。
但養知能存正氣，莫圖僥倖動邪謀。
禮門義路儒家事，齊治須從身內修。

話說眾商民將程中書座船打碎，從人並金銀禮物俱付東流，只把程中書捆了送上岸來。馮公道：「放了，取衣服與他穿。」已先著人將船上敕印並他隨身行李取來，用暖轎把他抬到公館內安插，命地方官供給。發放眾人散去，會同兩司來見撫院。撫院已先有人報知，駭然。各人見過禮，撫院道：「貴道鼓大勇以救商民，固為盛舉，但如君命何？」馮公道：「本道為民司牧，豈可任虎狼吞噬？心切恥之。今日之舉，已置死生於度外，只求大人據實參奏。」眾官相議道：「如今只好說程士宏暴虐商民，以致激變，馮參政救護不及。」馮公道：「始而不能御虎狼以安百姓，既又飾浮詞以欺君，罪不勝誅。只求大人據實直奏，雖粉骨碎身亦所不辭。」撫院只得具題出去，畢竟本內為他迴護。

不日旨下，道：「程士宏暴虐荆、湘，以致激變商民，著革職解交刑部嚴審。馮應京倡率百姓毀軒欵差，著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，交三法司審擬具奏。其餘愚民著加恩寬免，欽此。」撫院接了旨，官校即將馮公上上刑具，荆、湘之民扶老攜幼，皆各出資財送與官校，纔放鬆了刑具。有送至中途者，有直送至京到法司處代他打點的，各衙門都用了錢。旨下，先廷杖一百再審。法司擬成斬罪，監候秋後處決。旨下依議。有詩贊之曰：

驅除狼虎保黔黎，為國亡家死不辭。
荆楚萬民沾惠澤，淚痕不數岷山碑。

馮參政雖然受刑，卻因百姓打點過，故未曾重傷。後遇神宗恩赦，只於剝職，此是後話。

再進魏進忠，被人打碎船落在水中，昏昏沉沉隨波上下，就如昏睡一樣，任其漂泊。忽然甦醒過來，只覺得身上寒冷，開眼看時，卻是睡在一塊大石之上。只見明月滿天，霜華滿地，正是九月中旬天氣，身上只穿了兩件夾衣，已被水濕透，好生寒冷。站起身來一望，只見面前一派大江，滔滔聒耳，蘆花滿岸，心中甚是淒慘。忽隱隱聞犬吠之聲，爬下石頭來沿江而走，前面一條小路，不知方向。正走時，只見路旁兩個雪白的貓兒相打，進忠上前喝了一聲，那貓兒跑入葦中去了。進忠又不敢進去，恐有虎狼。站了一會，那貓又跑出來在前面打。進忠又趕上幾步，那貓又進去了。進忠只得跟著他走。及走進去，卻是一條大路。那兩個貓仍在前面趕跑，進忠便緊緊跟著他走，就如引路的。走有三四里遠，望見前面高岸上有一簇人家居住，到也齊整。但見那：

倚山通路，傍岸臨流。處處柴扉掩，家家竹院幽。江頭宿鷺夢魂安，柳外啼鶯喉舌冷。短笛無聲，寒砧不韻。紅蕖枝搖月，黃蘆葉頭風。陌頭村犬吠疏籬，渡口老漁眠釣艇。燈人稀，人煙靜，半空皓月懸明鏡。忽聞一陣白蘋香，卻是西風隔岸送。

進忠爬到岸上，那貓也不見了，人家都關門閉戶，沒處投宿。見前面有座門樓，及走到跟前看時，卻是一座廟宇，兩扇紅門緊閉，不敢去敲，只得在廟門前簷下坐著避風露。少頃，忽聽得「當當」的鑼響，梆聲正打三更。又見對過小巷內走出頭小狗兒來，望著進忠汪汪亂吠。那更夫走近廟前，見狗亂叫，便走來看；見進忠獨坐在此，遂把鑼亂敲。後面走出七八個人來，手持槍棍走上，一條繩子把進忠鎖起，不由分說拉著就走眾人擁著，一直來到一處。眾人敲門，裡面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外面應道：「捉了賊來了。」裡面開門，只見門內兩邊架上插滿刀槍。那些人把進忠帶到裡面，鎖在柱子上，眾人去了，關上門也不來問他，竟自一哄而去。這纔是：

運不通時實可哀，動心忍性育雄纔。
已遭三日波濤險，又受囹圄一夜災。

進忠鎖在柱上，懊惱了半夜。天明時，眾捕役吃了早飯，正要來拷問他，只見一人手持一面小白牌進來道：「昨夜拿的賊哩？老爺叫帶去哩，坐堂了。」眾捕快答應，帶了進忠，來到一個衙門進來，只見那：

簷牙高啄，骨朵齊排。桌圍坐褥盡銷金，筆架硯台皆錫鑄。雙雙獄卒，手提著鐵鎖沉枷；對對弓兵，身倚定竹批木棍。白牌上明書執掌：專管巡盜、巡鹽；告示中更載著委差：兼理拐船、過稅。雖然是小小捕衙官，若論威風也赫耀。

快手將進忠帶到丹墀下，見上面坐著個官兒，生得□分清秀，年紀只好三□多歲。進忠心內想道：「我在京時，這樣官兒只好把他當做螞蟻，今日既然到此，只得沒奈何跪下。」正是：

在人矮簷下，不敢不低頭。

那官兒先叫上更夫問道：「這人從何處捉來的？」更夫道：「小的夜裡巡更，至龍王廟前，見他獨坐在門樓下，故此叫保甲同捉了來。」官兒道：「帶上來。」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姓甚麼？為何做賊？」進忠不敢說出真姓名來，遂假說道：「小的姓張，北直人。因販貨到荊州來，賣在漢江口，遭風落水，虧抱住一塊船板流到這裡。夜間爬到岸上，人有俱閉了門，無處投宿，只得在門下避風，被他們拿來。其實沒有做賊。」那官兒聽了，走下公座來，看見他身穿白綾夾襖，下襯著白綢褂子，穿的花綢褲子都被扯壞了，心中想道：「此人身上穿得齊整，卻不像個做賊的。」故意喝道：「半夜獨行，非做賊而何？再搜他身上可有贓物。」皂隸上前，將他身上搜了一遍，沒有東西。只見他手指上扣著個金牌子，稟道：「身上並無一物，隻手上有個小金牌子。」官兒道：「取上來看。」皂隸將繩子扯斷拿上來。那官兒接過來一看，吃了一驚。沉吟了一會，正要問他原由，忽見報事的慌慌張張的來報導：「稟老爺，本府太爺的船快到界口了。」那官兒道：「且收禁。」又叫過個家人來，向他耳邊說了幾句，遂下公座上馬去了。衙役將進忠帶到倉裡，送他在一間房裡坐下。

少頃，忽見一人送點心來與他吃，午後又送出酒飯來。進忠想道：「我是個犯人，為何送點心酒飯我吃？」心中狐疑不解。直至上燈時，只見個穿青衣的走進來道：「老爺叫你哩。」進忠跟他走過穿堂，直至私衙，心中愈覺可疑。見上面點著樺燭，那官兒坐在堂中。進忠走至簷前跪下，那官兒道：「你實說是那裡人？姓甚名誰？因何到此？」進忠道：「小的委實姓張，北直人，因壞船落水至此。」官兒道：「你是幾時落水的？」進忠道：「九月□二日在漢口落水，昨夜三更時上岸的。」官兒道：「胡說，你是□二落水，今日已是□六了，豈有人在水中三四日不死的？況漢口至此是上水，豈有逆流的理？這都是虛言，你若不實說，我就要動刑了。」進忠想道：「我若說出真情，又恐惹起前事來，若不說，又恐動刑。」半日不敢開言。那官兒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金牌子是誰與你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是小的自小帶著的。」官兒道：「是誰與你帶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是小的母親與小的帶的。」官兒道：「你母親姓甚麼？」進忠道：「姓侯。」官兒道：「這等說，你不是姓張的你起來對我實說。這牌子的緣由，我也知道些，你若不實說，我就來你哩！」那官兒屏退左右。進忠被他強逼不過，又見左右無人，只得實說道：「小的實係姓魏，名進忠，肅寧縣人。去年隨母親往北京尋親。小的母親有個姨弟在京，叫小的拿這牌子去尋，說這牌子原是他的後找尋不遇，在京中住下。後遇吏科王老爺薦小的到中書程老爺衙內做親隨，今跟程中書來湖廣清稅，昨在漢口被盜把船打碎，落水飄到此地。爬上岸在廟門前避風，被巡更的拿來。這是實話，並無半字虛情，求老爺開恩。」那官兒聽罷，即忙走下來拉他坐。進忠道：「小的是犯人，怎敢坐？」那官兒道：「我就是你母親的姨弟魏雲卿。我一向想念你母子，不意在此地相會。」

二人見了禮坐下。雲卿道：「令堂今在何處？」進忠道：「陪王吏科的夫人往臨清去了，刻下尚在臨清。」雲卿話畢，叫人取棉衣出來與進忠換，只顧拿著金牌子看來看去，不覺眼中流淚。正是：

□載分離無見期，一朝重會不勝惶。
可憐物在人何處，各自天涯不共歸。

雲卿道：「我與你母親別了□數年，無日不想念，他一向在何處的？我在京中等他許久，怎麼到去年纔進京？」進忠又將途中遇難的事說了一遍。雲卿嗟歎不已，便叫拿酒吃。少頃，擺上酒，二人對酌。進忠問道：「王老爺說老爺榮任廣東，怎麼這在裡？」雲卿道：「這是湖廣沙市，我先在廣東做巡檢，新升荊州衛經歷，刻不奉差在此收稅。你且寬住些時，我差人去接你母親來此相會。」飲至更深，安點進忠後衙安歇。

雲卿此時尚不知程中書的事，過了幾日，纔接到撫院的牌道：「凡程中書所委的官員及一切隨從人役逃竄者，俱著該地方官嚴緝解省。」雲卿看畢，來對進忠說道：「撫按行下牌來，叫拿程中書的餘黨，你正是文上有名字的。我這裡是個川廣的要路，耳目極多，你在此住不得了。」進忠道：「既住不得，我去罷。」雲卿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進忠道：「到臨清看母親去。」雲卿道：「不好。你到山東去，這漢口是必由之路，那裡恐有人認得你，如何去得？如今卻有所在，你可以安身，到那裡權避些時，待事平了，再向臨清去不遲。」進忠道：「那裡？」雲卿道：「揚州府我有幾個親戚在那裡開緞鋪，那裡是個花錦地方，我寫兩封書子與你去，盤纏館穀都不必愁。」

次日，置酒與他餞行，又做了些寒衣，行李置備齊全。雲卿寫了書子並送人的禮物，都交與進忠道：「這兩封書子，一個姓陳號少愚，一個姓張號白洋，總是我的至親，你今認做我的姪子，恐路上有人盤問，你換了巾兒去，拿兩隻巡船送你到江西界口，切不可出頭露面，要緊。」進忠收拾行李，雲卿把了一百兩盤纏，著個家人次日黎明送進忠上船，拜別而去。正是：

西風江上草淒淒，忽爾相逢又別離。
從此孤舟天際去，雲山一片望中迷。

進忠上了船，終日躲在艙內，順風而下，不日到了江西界口。搭上鹽課船，打發差船回去。一路上正值暮秋時候，只見楓葉拖丹，波光透翠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無限真山真水。□數日纔到儀徵。江口換船，不半日，便到了揚州府鈔關口。住船上岸，進得城來，只見人物繁華，笙歌聒耳，果然好個揚州城。只見：

脈連地肺，勢占天心。江流環帶發岷峨，岡勢回龍連蜀嶺。隋宮佳勝，迷樓風影尚豪華；謝傅甘棠，邵伯湖堤遺惠澤。竹西歌吹，邗水樓舫。青娥皓齒擁高台，掩映紅樓連□里。異貝明珠來絕域，參差寶樹集千家。玉人待月叫吹簫，豪客臨風思跨鶴。詩成東閣，梅花佳句羨何郎；景集平山，太守風流懷永叔。九曲池錦帆蕩漾，廿四橋青簾招搖。粉黛如雲，直壓倒越、吳、燕、趙；繁華似海，漫誇他許、史、金、張。正是：文章江北家家盛，煙月揚州樹樹花。

進忠入城來到埭子，見一路鋪面上擺設得貨物璀璨，氳氳香氣不息。到街盡處，一帶高樓，一家門面下懸著粉牌，上寫道「定織妝花銷金灑線」；一面上是「零剪紗羅綾緞綢緞」。樓簷下懸著一面橫牌，寫著「陳少愚老店」。進忠走進店來，見檯前擁擠不開，五六個伙計都在那裡搬貨不閒。進忠只得坐在膝旁椅子上。等了一會，只見檯上一個少年的道：「老兄要甚麼貨？請過來看。」進忠站起身，拱拱手道：「我不買貨，九老官可在家麼？」少年的道：「家叔還未出來，老兄有何見教？」進忠道：「雲卿家叔有書要面會令叔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家叔就出來，請進去坐。」進忠來到廳上坐下。

少頃，少愚出來，見了禮坐下，那少年的出去了。少愚道：「不知大駕降臨，失迎得罪。」進忠道：「豈敢。」把書子遞上道：「家叔致意老丈。」少愚道：「豈敢。」看了書子，道：「原來令叔高升了，失賀。反承厚賜，到覺不安。」便叫小廝將禮物收進去，道：「催面來。」進忠道：「還要到張老丈處去。」少愚道：「吃過面，我奉陪了去。」少刻面來，不獨氣味馨香，即小菜也□分清潔。吃畢，同少愚來候張白洋。

卻好白洋在家發貨，見少愚，便來見禮。少愚道：「這位乃魏雲老令姪，新自湖廣來奉候。」白洋道：「請後面坐。」回到廳上坐下，把書遞上。白洋看了，道：「前日有人進廣，我還寄了信去，不知已高升了。這湖廣沙市是個好地方，我曾去買過板的，真是魚米之鄉。令叔得此美缺，可羨！可羨！老兄行李在何處？」進忠道：「在鈔關外陳華亭飯店裡。」白洋道：「叫坐店的取來，就在我這小樓上住罷。」進忠道：「只是相擾不當。」白洋道：「至親怎說這話？」置酒相待。次日，凡親眷相好的緞店，都同他候過。

原來雲卿在廣東時尋了幾萬銀子，有幾個機房緞店都有他的資本。他既認進忠為姪，這些人如何不奉承他？今日張家請，明日李家邀，戲子、姊妹總是上等的。進忠本是個放蕩慣的，遂終日沉緬酒色，不到一月，將百金盤費都用盡了，來向陳少愚借銀子。少愚來與白洋商議道：「雲卿原叫他來避難，以館穀相托，沒有叫把銀子他用，須作個計較，回他方好。」白洋道：「雲卿家裡的事，我都盡知，他並沒有姪子，此中有些蹊蹺。」少愚道：「他既有親筆書子，料也不假，我們也不必管他是不是，只是支了去難算賬。」白洋道：「他既開口，又不好回他，酌量處點與他，存著再算，不日也要差人去賀他，那時再關會他也可。」於是兩家湊了百兩與他。進忠得了銀子，又去揮灑，不上兩個月又完了。又向別家去討。

光陰迅速，又早到暮春天氣。一日，同了個好朋友閒步到小東門內城河邊一個酒館內飲酒，揀了河房內座頭坐下。果然好座臨流酒肆，但見：

門迎水面，閣壓波心。數株楊柳盡飄搖，幾處溪塘還窈窕。四圍空闊，八面玲瓏。闌干倒影浸玻璃，軒檻晶光浮碧玉。盛鋪玉饌，游魚知味也成龍；滿貯瓊漿，過鳥聞香先化鳳。綠楊影裡繫青驄，紅葉橋邊停畫舫。

進忠等倚窗而坐，但見荷錢貼水，荷帶牽風。飲了半日，進忠起身小解。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魏大哥幾時來的？」進忠回頭一看，說道：「賢弟何以也在此處？」你道此人是誰？乃進忠在石林莊結拜的盟弟劉。二人相見，真是他鄉遇故知，歡喜不盡，攜手在垂楊之下敘闊。進忠道：「賢弟因何也在此？」劉道：「自別哥哥之後，久無音信，不到一年，客老並你姨丈俱去世了。小弟同李二哥上京訪問哥哥消息，住了兩三個月也沒人知道。後遇吏科裡的長班談起，方知哥哥往湖廣去了。李二哥也回去了。小弟承一個朋友薦到魯公公門下，今魯公公奉差到此清柑鹽務，故小弟在此，有一年多了。近日聞程中書事壞，正慮哥哥沒信，前有湖廣出差的，已托他去訪信。不知哥哥怎麼到此？」進忠便將漢口遇難的事說了一遍。劉道：「正是吉人天相，兄弟在此相會，也是奇緣。」二人復入座來與那人見禮，劉邀過鹽政府的眾人各各見禮。通過姓名坐下，將兩桌合做一桌，叫小二重拿肴饌，大家痛飲，至晚方散，劉道：「我們同到哥哥寓所去認識認識，明日好來奉候。」眾人同進忠來到張白洋家樓上。白洋聽見是鹽政府裡的人，不敢出來。進忠對張家的小廝道：「請你家老爹出來，這是我的兄弟。」白洋聽了，纔出來相見。進忠道：「這是我結義的兄弟。」白洋就叫畜他們吃酒，劉道：「恐府裡關門，改日再領。」說罷別了。

次日清晨，進忠纔起來，劉同陸士南、李融已來了。後又有兩三乘轎子來，都是昨日同席的。因劉面上，故此個個都來拜。相見茶罷欲別，進忠道：「反承諸位先施，少刻即同舍弟到府奉謁。」劉道：「明日再陪哥哥奉看諸公，今日先有小東在湖船上，並屈白老談談。」白洋道：「小弟尚未盡情，怎敢叨擾。」進忠道：「總是親戚，不必過謙。」白洋道：「也罷。弟先作面東。」眾人一同來到麵館吃麵。進忠問劉道：「客老並姨爺歿了，姨母可好麼？」劉道：「姨娘多病，月姐也嫁了。姨娘生了一子尚小，家事沒人照管，也漸漸凋零了。」進忠歎息一會。吃過面，同到小東門城河邊上舡，見湖船上已有兩個姊妹在內，出艙迎接，真是生得□分標緻，但見他：

冰肌玉骨，粉面油頭。杏臉桃腮，醞釀就□分春色；柳眉星眼，妝點出百種丰神。花月儀容，蕙蘭心性。靈竅中百伶百俐，身材兒不短不長。聲如鸞囀喬林，體似燕穿新柳。一個是迎輦司花女，一個是龍舟殿腳人。

眾人下舡，讓進忠首座：「兩個姊妹見了禮，問道：「此位爺尊姓？」張白洋道：「是魏爺。」進忠道：「請教二位尊姓雅號？」劉道：「這位是馬老玉，這位是薛老紅，皆是邗上名姝。」又有一班清唱，開了船，吹唱中流，過虹橋，到法海寺、平山堂

各處遊玩了半日，纔下船入席。眾人觥籌交錯，笑語喧闐。只見畫船紅袖，柳岸青驄，果然繁華富麗。直飲至更深，各處盡是紅燈灼灼，簫管盈盈。酒闌人散，進忠把薛紅兒帶到白洋店裡宿了。次日劉來扶頭，同進忠去回候，眾人各家輪流請酒，進忠、白洋也各復席，整整吃了個月多酒。

劉對進忠道：「魯公公原是殷公公的門下，哥哥何不去見見他，掛個名兒，在府裡也體面些，外人也不敢忽略你。」進忠道：「我是壞了事的人，怕他生疑不肯收。」劉道：「不妨，書房裡我也說過，眾人無不依的，老頭兒是內官性子，你只是哄騙著，他就歡喜的，這不用愁。」進忠便允了。擇日備酒，請監裡眾人共有四□餘個劉。道：「家兄之事，內裡在我，外邊全仗諸公扶持。」眾人道：「豈敢，無不領命。」席散，進忠又拜托了，眾人個個慨允。

數日後，內外料理停妥，進忠寫了個手本，當堂參見，叩了頭。魯太監道：「你就是魏進忠麼？」進忠道：「是。」魯太監道：「程爺受人控軒，我正在這裡氣惱，你來得好，在我這裡聽用。」叫管事的來道：「權收拾間房兒把他住，拿酒飯他吃。」進忠叩頭謝了。同衙門的都來賀他請酒，各緞店更加倍奉承，重新大搖大擺的起來，終日大酒大食，包姊妹，占私窩，橫行無忌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二年多了。一日，偶然來到陳少愚店內閒步，少愚奮飯。只見少愚面帶憂色，進忠道：「老丈似有不悅之色，何也？」少愚道：「不如意事重迭而來。」進忠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少愚道：「昨日府裡出票要織造賞邊的緞匹。鋪家擠我為頭，貼他幾百銀子還是小事，還管要解到戶部交納，這是不能不去的，再者小婿府考失意，二事惱人。」進忠道：「聞得府考都是有分上的纔取，令婿為何不尋個路兒？」少愚道：「江都縣有二千童生，府裡只取了一百三□名進院去，四個裡進一個就有□分指望。所以有名的個個都有分上，還有一名求兩三封書子的。前日也曾尋了個分上，不意又被個大來頭壓了去，這銀子又下了水了。如今府尊有個鄉親在這裡，要去求他續取，他定要百金一個。小婿是個寒士，那裡出得起？都要在我身上，又有這件差事，如何經得起？」進忠道：「前日到有幾個童生來拜監主做老師，求他府薦，昨日總取了，老丈何不備分禮，叫令婿也拜在他門下。求他薦去續取，管你停妥。」少愚道：「妙極，全仗老兄提拔。」進忠道：「等我回去對椽房們說過，再來回信，令婿叫甚名字，好進去對監主說。事不宜遲，明日就來回信，恐遲了被人先擠了書子去，就難再發了。禮物不須金銀，須是古玩方好，他也未必全收。」少愚道：「小婿名叫倪文煥，我叫他把府考的文章也寫了帶去。」進忠道：「好極！」說畢作別而去。少愚隨即請了女婿來，商議打點禮物好去拜門生。正是：

未到宮牆沾聖化，先從闕寺乞私恩。

畢竟不知魯太監肯收文煥做門生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